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七八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謄録監生臣沈霦

厚齋易學卷七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三

經上篇 需訟

☵☰ 乾下坎上

需

贊曰需須也險在前也

石守道曰凡乾在下者必當上復今欲上復前遇

坎險未可直進宜須待之

李子思曰乾之三陽在下而上卦遇坤離兊則為泰為大有為夬進無齟齬何也柔順在上而無逆也若夫坎險在上安得冒進而不少須也

案需之成卦主乾之三陽而言也前遇巽則為陰之小所畜前遇艮則為陽大所畜遇坎則險陷在于前而不進也此以上下定體言之

雜卦曰需不進也

彖四陽在下之卦為大壯以震乘乾今震之一陽前進陷于二隂之中為坎險而不能進則乾之三陽亦不進也此以隂陽之升降言之

林黄中曰既不可陷又不速濟須其時而已時之未至不可以需時之既至無所復需惟其將至是以需也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

郭子和曰水行須舟陸行須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

右明卦義

彖贊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右明卦用

序卦曰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張敬夫曰雲上于天將以為雨故需有潤澤之義萬物需天地之氣以生人需天地之產以生故需有飲食之義

李子思曰乾坤之後三子出而用事謂屯蒙姑惟試之而已非直委之而遂與世故相忘也故屯蒙之後需訟師比繼之需訟者乾之遇坎也所謂德行恒易以知險者也師比者坤之遇坎也所謂德行恒簡以知阻者也此四卦者乾坤涉險而與世故相交也故作易者假此象而分命諸爻以為世之戒云

右明卦序

有孚光亨

贊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

李仲永曰孚者以剛居中之象謂其中誠實也

朱子發曰孚者在已孚之者在人

林黄中曰需必有孚無孚則不相需矣

李去非曰此卦約象為離故曰光亨

楊中立曰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剛不揜也故

曰光亨

案解者誤以賁連下文貞吉位乎天位故遂以九五為有孚之象殊不知需主乾而言也言乾陽有孚于九五也九五孚實在中故相孚也三陽需者也九五需之者也京房易積數曰六位二三四為互體三四五為約象今説者例以為互體而約象衍家尚襲其稱夫互體約象與疊畫謂大壯疊畫有兌象故為羝羊之類易時有之然非每卦然也或者每卦以互體約象并二體通為四象覆而視之又四象為八卦此

又誤讀兩儀四象八卦之義者也

右明卦象

貞吉

贊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程可久曰九五以陽當位也其德足以致吉

程正叔曰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既正則吉者

此以貞而吉也

利涉大川

贊曰往有功也

朱子曰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得正而吉固無所不利而涉大川尤貴于能待不欲速而犯難也

張舜元曰利涉大川者乾濟乎坎也以剛健之德臨事而懼須而後進何所往而不利哉

李仲永曰以健涉險故利

李子思曰三陽並進則是君子皆用二陰不能陷

陽則是小人無所施其險險以此而往獨不能濟難成之功哉

右明卦占

耿晞道曰需之義有需物者有為物所需者需物者在下之道為物所需者在上之道以卦言之乾猶需物者也以爻言之九五為物所需者也乾在下而需物故有孚九五在上而為物所需故貞吉林黄中曰九五正中有貞吉之象三陽之所需也

三陽剛健利涉之象九五之所需也惟其有孚是以相需而不釋也然五在險中有所需而未施三陽在下有所需而不進是以未能相遇而謂之需也

毛伯玉曰以乾涉坎其用在乾故曰有孚曰利涉此以乾言也以坎用乾其德在五故曰貞吉此以一爻言也易之變也如此是故需者乾也需之主則五也為三陽計則需以待之為九五計則援而

進之

右明彖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贊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石守道曰郊言去水遠也三陽以去水之遠近為象故曰郊曰沙曰泥以見其漸迫于險也

薛氏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

右明象

贊曰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李子思曰安常守靜待時之義也以乾之健而必進而能須以待焉以此涉世何咎之有

朱子曰陽剛有能常于其所之象

或問利用恒何以取于需順以巽何以取于蒙也

朱子發曰卦變也所謂之某卦也利用恒者需之恒也二三上凡三爻變順以巽者蒙之觀也此六五之變九二上往五為巽下卦即坤之順矣是謂天下之至變也

此所謂變而通也葢本卦變而通之他卦也凡一卦皆可通六十四卦者也

右明占

正義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肯犯難而行乎故曰利用恒无咎

林慎徽曰以陽明之德處乎卦下士之未有位者也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利用恒此士之需者也

或曰險在前非無難之世以剛明之才豈無救世之志歟王景孟曰位卑而時未可患難未切于已而欲越常犯難以輕試孟子所謂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

右明爻義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賛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朱子曰進漸近坎故有此象

蘭惠卿曰居下卦之中比初則為近比三則為遠故謂之沙沙者居郊與泥之閒也

林慎徽曰沙者近險而不陷故以吉終

右明象

贊曰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正義曰小謂四也陰為小君子之進小人懼其害已不免于有言然九五在上三陽同志小人終當退聽矣故曰終吉

毛伯玉曰乾之進也雖未迫乎坎而已次于沙矣為坎者固宜小有言也

李子思曰沙漸近水浸潤及之君子漸進而小人讒間之

李去非曰求應于五而六四阻之然四順以聽命是終吉也需而未進人猶有言矧躁動者乎

胡翼之曰君子守其中正不與小人茍合則小人雖興讒間之言終不能為害于己也

案需之反則訟訟之初六本應九四而九二間之故小有言本爻與九五同德相應而六四間之故亦小有言然小為陰耦畫也耦有開口之象故為有言訟之有言者初六也本爻之有言者六四也象各有主也需之二變為訟之初此所謂變而通之也雖近于險終必吉者居中處靜謂二之陰不輕求進者也故終無所失

右明占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贊曰需于泥災在外也

李仲永曰泥則迫水而陷矣

朱子曰去險愈近故其象如此

右明象

贊又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林慎徵曰寇者陰陽之患也說詳見屯六二 又曰居三

陽之首先登犯難

張舜元曰三以乾往需于上而四以坎性趨于下上下相攻故曰致寇至

毛伯玉曰近則有言偪則致寇其勢然也

劉氏曰已迫于險後又有二陽之來進故其占如此

案六四所以謂之寇者九三在内而四自外至也九者陽也君子也六者陰也小人也三下卦之終可以不進也而必欲上進則所以致寇也

右明占

李子思曰泥善陷非若沙之能勝水也坎為盜自外卦而寇内所以致之者以已上進有以迫之猶有需焉則是未遂冒險直前而為坎之所溺也聖人于君子之進戒之如此之深乃所以愛之之至也歟

趙氏曰曰郊曰沙曰泥皆以坎水之遠近而取象曰利用恒曰小有言曰致寇至皆因其遠近之殊

而為之戒

都聖與曰此爻與解之六三皆以過中而致冦至然此爻則剛當其位而終于有應六三則居不當位而在解无應故休咎不同

右明爻義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贊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王介甫曰血者陰之傷也穴者陰之宅也

石守道曰始則為三陽之難然三陽剛健豈可拒之遂至于戰戰則傷故曰需于血

李氏曰穴者陰之所蓋四與上之位也

陸希聲曰四體于坎為險之初穴者陰物之所處四以陰而處坎下穴中之物也

正義曰三陽偪已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

林慎徽曰時數既至君子道亨則小人之需者自

出穴以避也

薛氏曰小人不早避賢待其至而見傷者也出穴乃免

馮當可曰坎陷也猶穴也二隂包一陽猶物陷于穴中在坎之前有出穴之象不能度德量力以戰必待傷而後聽從小人之事多如此

案耦畫中闕穴之象方三陽在下前有險阻故需今已升上體則九五可攀援而同德俱升隂豈得

而陷之或曰需于血與坤之龍戰稱血同乎曰坤之其血玄黄則隂陽俱傷矣何也曰勢均力敵也需之血不言其色則坎為血卦其傷在四何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往者之屈固不能勝來者之信也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需之時二隂作難陷一陽于艱險之中而一陽履尊位大中剛健之德可輔以有為者也故在下之三君子同德比義力進而往救之四居

人臣之極位偃然乘諸君子之上而塞其路是宜

君子並進而首攻之也

右明爻義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贊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馮當可曰剛明中正位乎天位三陽進而見助夫

何為哉需于酒食而已然三陽尚隔一陰故為需

象

朱子曰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也

林黄中曰知三陽之將至為酒食以需之卦自初至五有頥之象飲食像之上卦坎者陽澤亦酒食之象酒食所以養陽也為九五者需三陽之至故酒食以自娱其説與大象通

或曰具酒食以需三陽燕享之也林説以之

右明象

李子思曰居中守正貞固而不可奪前後二隂不

能使之陷溺也

趙氏曰需之為卦不特以乾剛遇險而致須待之戒雖九五之剛中正三陽又進為已助然五方在險亦不可以不須也曰需于酒食貞吉所以為九五之戒明矣蓋乾健上進往則有功不患不能出險但患不能俟時而失之輕動此聖人所以于四陽爻皆致戒也

右明占

郭立之曰需之時天下如饑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故于郊于沙于泥出入于穴獨五安然為需之主需于酒食則所需得矣是以貞而吉

右明爻義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贊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李子思曰自覺勢衰不可抗陽之來不敢出居于位而入穴以藏

李氏曰處非其所居者客也三陽在下居非其所必進而趣于上

馮當可曰在坎之終猶在穴之後入穴之象也三陽決四以進以陽決陰夬之義也六四變亦為夬至五則得類六處最後无蔽陽之象九五需于酒食以待三陽之至三陽于五則為速客也上六无意于三陽則為不速之客

朱子發曰客自外至主人以辭速之曰君子入矣

主人須矣此之謂速然則速有須義需之終則至而不復需矣故不言需

鄭舜舉曰乾陽歷四而達于五陽已亨而無所競矣上故敬以受之

李子思曰三陽需時以進至于上則極矣故不言需而謂之不速之客也三陽君子也其進也四以抗而傷上以敬而吉小人不敢干君子君子亦必不窮薄于小人也乾知險而需所以為君子之謀

陰知敬而避抑所以為小人之戒君子小人各不相傷而為九五之主者雖處險阻之中而不患其不濟也故作易者欲君子之少須而小人之自避蓋知君子之類終必勝也

毛伯玉曰穴者二陰之所凭也而在五左右所謂城狐社鼠也使人主左右无小人則三陽者何需之有三陽之進非二陰之願也故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不獨為上六計為乾計者不為已甚可

也伏而不出則已矣必欲无之則過矣

朱子曰楽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欲之之象

六畫耦耦則虛虛則生欲之之象三陽已至陰不可阻聖人教其欲之所以開小人改過之方也

右明象占

鄭少梅曰需通為須則求以待之義也坎中之陽待以為助乾之陽求以為援一陰避之而與進一陰阻之而使退此所以為需之吉凶也

王景孟曰由初九九二九三言則在內者有以待乎外何也坎險在前故也由六四九五上六言之則在上者有以待乎下何也三陽上進故也

林慎徽曰初九以陽明處于下士之未有位者也利用恒无咎惟士為能此士之需者也九二沙近險而不陷終吉此仁者之需也九三切近于險而未及難此知者之需也六四時數既至君子道亨則出以避之此小人之需也九五為酒食以需賢

此三代聖王之需也上六不當位而入于穴此不明道而隱者也非需也以成卦之義言之則三陽以險陷未進而需也以六爻之義言之則坎之一陽陷于二陰需三陽之進以為助也坎之二陰設險以需三陽之來而陷之也然乾在上之物二陰終不可以過其進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往者之屈固不可以勝來者之信也况九五居尊為衆陽之宗主君臣之分固存焉有三陽在下二陰豈得而

終陷之需時之至可矣然則需之時義大矣哉

右明六爻

☵☰ 坎下乾上

訟

李子思曰訟之在人世間非美事也乾坤坎離一氣之運通行乎天地之間本自无礙況乾父坎子豈真相違而至于此也哉而乃令涉險如此蓋聖人重卦之象得其進退險阻之義託之人事以為

世戒云爾故曰易者象也　又曰訟者乃天地之

間乖爭暴戾之氣然兩爭而不下不以力搏而獨

以言競則是猶有乾之九五以為之主而一世之

人俱以理辨于曲直之際不至于攫拏奮擊也

贊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林慎徵曰凡有言干于公者无非訟也

李氏曰分二體而言之剛在上而履險險在下而

陷剛此訟之所以興也合二體而言之好險而濟

之以健此訟之所以不能已也

朱子曰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皆訟之道也

毛伯玉曰上剛下險以彼此言之險而健以一人言之

雜卦曰訟不親也

郭立之曰天上行水下流天左旋水右注皆違行而不相親也

右明卦義

彖贊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說見雜卦

右明卦用

序卦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李子思曰聖人作易以著世變泝其源而知其流故設卦之次序每變輒下以見大樸之漸散而求有以復之也夫屯蒙者物始生之象也需者物之生血氣方剛兩兩相遇而未可以驟進也兩相扼

而不已則安得不爭爭而不已者訟之所由興也

是以需之後而訟繼之

楊廷秀曰有生則有資有資則有爭故需後有訟

右明卦序

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贊曰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程正叔曰二訟之主中實有孚之象

林慎微曰需訟之體皆有坎者也故皆言有孚

王介甫曰坎為心亨有孚也二五有心象

郭立之曰訟以有孚為主訟而无孚則刑隨之矣

右明有孚

程正叔曰二居險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象

王介甫曰剛揜見窒者也

鄭舜舉曰坎之三爻唯二剛而无應窒于二陰之

間窒生訟訟生惕

馮當可曰有孚而窒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惕

右明窒惕

以上為象

馮當可曰以二剛來而得中故中吉中止則吉終之則凶也

趙氏曰終凶者言雖有孚而惕猶不可以終訟則訟其可成乎

王景孟曰終凶上九之終其訟是已

胡翼之曰訟之所興在于得理則已不可竟其訟也

案初六不永所事乃中吉終凶之義九二剛得中即有中止之義得中則不過于訟也大抵四陽在上之卦當以乾乗艮令九自三來二故卦有此象

贊有剛來得中之辭

右明中吉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贊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程正叔曰訟者求辨其曲直故利見大人大人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

毛伯玉曰其彖曰利見大人其爻曰邑人三百户此非士庶人之爭也古者諸侯壤地相錯强弱相陵故不能无爭大人者作諸侯軌道誰敢相陵此所以為利見也然則天子者所以主諸侯之爭有司者所以主士庶人之爭也舉其大者而士庶人

之訟可以類推矣

案天子主王朝卿士大夫與諸侯之訟者也六三之食舊德從王事六四之即命上九之錫皆卿大夫諸侯之事也卦特舉其重者言之士庶人之訟可以反隅矣

右明利見大人

朱子曰上三陽實而重坎為川載之不勝舟必壓溺

林慎徵曰中吉者利見大人終凶者不利涉大川此文王作易之時觀象繫辭緣中吉終凶之象又生此二義也

王介甫曰乾之所以為乾以知險也故需則剛健而不陷以訟涉險則不可謂知險矣

蔺惠卿曰同心則可以濟患難紛爭則必相擠陷坎水之險在下故不利涉大川

案此說亦通

右明不利涉大川

以上為占

林慎徽曰需訟皆有坎故有孚同也坎在上而進不陷故需曰光亨坎在下而剛見揜故訟曰窒惕需之九五位乎中正故以正為吉訟之九二中而不正故以中為吉

案卦有反對義相襲也屯蒙爻義既可見矣訟者需之反也故彖辭之義相蒙二卦皆以乾遇坎坎

之九在五故需之辭主乎五坎之九在二故訟之辭主乎二窒惕者光亨之反也終凶者貞吉之反也需道在終訟道惡終此貞吉終凶之異也險在前則剛必進險在下則剛必陷此涉大川之所以利不利也

郭子和曰有孚中吉終凶非特訟者為然也聽訟者亦如之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惟德于民之中咸中

有慶中吉也五罰之疑有赦雖畏弗畏不成其終也

楊廷秀曰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止訟也

右明彖義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贊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蘭惠卿曰六爻惟初與三陰柔不爭故不言訟

又曰陰柔則不好訟處初則不終訟故謂之不永所事

胡翼之曰訟之所興在于得理則已不可終竟其訟也

李子思曰初欲應四而二阻之不得已而有言

楊中立曰既有言則非无訟也然有應故辨易明

楊廷秀曰材弱而位下材弱者有暫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于徼愬而不敢于大訟

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又曰六陰靜非首訟者也

李去非曰所事而不至于永有言而不至于大所以漸塞其事也

石守道曰以陰柔居下无犯上之事九二恃其剛壯居上來犯初六初六理直曲在九二如此則可以永其事可以終其訟然訟凶德不可終也

案此爻即彖中吉終凶之義君子以作事謀始故

于初曰所事曰有言則既訟矣而不正言其為訟者謹其始不以訟為訓也初蓋迫于二之見陵而應之非好訟者也聖人因其爻義而示天下以不可起訟之戒雖微有訟而不永則始雖凶道而終獲吉者以其不永所事也

右明象占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贊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朱子曰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居陰得中而剛

尊不可敵故其象如此

案初訟二于四二訟四于五初處陽而材柔故有訟

不永二處陰而材剛故為不敵而不克也

李去非曰呂刑云其審克之直足以勝曲于是乎

克苟曲直不能以相勝則反求諸已者為善矣春

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大其弗克謂其能

以義自克也二以剛自負欲與四訟可謂不順矣

不克訟善其不克也

石守道曰初六六三皆以柔對剛不敢抗上惟九二以剛對柔不肯屈下强臣之象也敢以下訟上理之逆也而无凶悔者居隂得中知竄以自省也

蘭惠卿曰訟自遯生遯之九三來為訟之九二故不克訟則歸逋竄也

案四陽之卦在上者成遯九自遯之三來二所謂剛來而得中者也今歸三則復成遯矣逋之象也

右明象

蘭惠卿又曰凡言邑者指其位也若比无妄之邑人泰夬之自邑謙之邑國晉之伐邑皆是也卦有爻有位九六爻也初二三四五上位也今致災眚者乃爻之罪非位之過蓋二履居中本无過眚特以九來居之以剛敵剛乃與訟也二為遠臣大夫之位古者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之禄三百戶其舉全數乎

李季辨曰九五中正之主雖罪人不獲其詿誤者當與自新邑人非其眚也所謂脅從罔治

愚聞之曰易有累卦以起義者乾坤之後凡六坎而訟則其四也九二其坎之主乎凡一坎坤之策二則四十又八乾之策一則三十又六合三爻之策總八十又四四坎之策為三百三十又六九二為訟之主而其策為乾則三十又六之數也歸而逋之則餘策三百當三百戶之象朱子曰三百戶

必有此象今不可考然愚所聞則傳邵堯夫之數學者也

右明占

程正叔曰彖以九二剛來得中故為中吉而爻辭不見其善蓋爻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李仲永曰爻辭云爾者其辭危危者使平如履之彖不咥人亨而爻乃咥人凶也

都聖與曰聽訟之道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

權之故事雖直而犯分以干上是亦曲也況事之曲者乎

案此卿大夫有邑位者之訟以二訟五為解審爾則衛元咺訟其君于晉孔子為魯司寇民有父子訟者乃應此爻所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者此類是也

右明爻義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贊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石守道曰九二以下訟上既不克訟逋竄而歸不保其禄位為上所奪今六三順以從上故得保其舊日之禄位也

程正叔曰處其素分堅固自守雖處危地知懼則終必獲吉　又曰初則不永三則從王皆非能訟者也二爻葢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此亦卿大夫有禄位者

之訟也以爻義則當訟四五于上者也而上不應六乃歸其本位蓋二六之所居六往三而九乃居之令九歸逋于三則二虛而六可以退保斯无訟矣是以爻不言訟謂是也二乃其舊德之所食邑坎性趨下乃貞守二之舊德始在三而厲終守二則吉也蓋食其舊德則无求多之心以啓人之爭人亦不得而爭矣下卦之終終吉之象也六歸二則正應九五矣或從王事之象也

右明象占

程可久曰上承于乾故或從王事以王事訟猶欲无成況用險者乎

楊廷秀曰從上而无成所以保其禄位而終吉也

趙氏曰坤之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以其陰居陽位而戒之也訟之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不言有終則以其訟之不可終也食舊德則以六退歸二也然下卦之終必繼以上卦以坎承乾從

王事也隂柔不能訟使誠從王事亦无成也葢六退而為二則所應者九五也五不可訟則聽命于五從王也不復應上九无成也

右明占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贊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李子思曰訟而不勝反而即聽九五之命變其爭訟之端而為安貞也

程可久曰九二之不克訟者敵剛也亦為以卑抗尊本爻之不克訟者敵順也亦為以上訟下復者自反之道改其所為此初所以其辨明四亦不失安貞之吉也

楊廷秀曰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强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則初六之辨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而即命能自改而安貞猶為吉也

睽二陰四陽之卦其初剛柔不相雜也二陰在上則為大壯在下則為遯在中則為中孚此卦二陰一陰在下卦之下則當自遯推之是九自三降二六自二升三也夫離其位而為他人所據則有訟然二爻以歸而逋食舊德為象何也陽升陰降今乃反是宜不安其居而各欲復其位也復其位則不克有訟也二陰在中之卦則當自中孚推之是六自四而降初九自初而升四也夫離其地而據

于他人則亦有訟然此爻以復就命渝安貞為象何也陽已升而不降陰已降而不升故无所爭而變其訟而各安其貞皆不欲復其位也各不欲復則亦不克有訟也夫陽以自下升上為復陽下而陰上為貞爻義明甚彼初六不以此為象何也曰初上言其本末故不及之也

右明象占

九五訟元吉

贊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程正叔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

游定夫曰訟而有孚猶且窒惕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九五聽訟之主非身有訟者也

李去非曰无所自訟而後吉則非所謂元矣

案聽訟之主所謂元也人而无元不可以為人聽訟而无元天下紛爭何所決乎此訟之所以元而吉也程可久獨曰九二自下訟之本爻為善之長

吉可知矣爻列而有對矣或謂居尊以斷枉直者非也夫爻雖有對然九二自為爻義與五必不相闗也唯朱子曰筮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乃无滯礙葢訟者遇此爻則為利見大人之中正曲直必定乃所謂元吉也元亦有為首之義若其大指則不謂是矣

右明占

毛伯玉曰使小民而无爭安用有司使諸侯而无

爭委裘可也然則天下之不能无爭勢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有以主之也或曰君任道聽訟者人臣之事也今乃九五為聽訟之大人无乃導後世之君從事于末歟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也然人君于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聽考之王制周官蓋可見矣所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事之小而不必聽者也

右明爻義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贊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可久曰六三以柔繫于上有鞶帶之象本爻剛

過健訟六三從而予之

王景孟曰鞶帶不純乎剛亦不純乎柔而為中體

之飾六三之象也三本從上本爻以其間于二剛

疑其有上下之交也而終訟之

李去非曰三褫為三所褫或曰歷初六九二至六

三為三褫也

李子思曰據九五之上訟勝而見尊寵者也鞶帶所以錫有德也乃今以訟取之佩之于身是識其過也終朝之閒而三褫之有所不安故也

劉氏曰九五尚焉是終其訟而以見直受賞者也夫以直受賞猶不終朝而三褫之況以曲獲罪乎

聖人言此所以深戒夫訟之終凶也

案本文終訟者也健之極訟而必終也九五尚之

六三有應訟終而勝者也蓋訟四于三而為九五所直命六三以鞶帶錫之懐不自安所以終朝而三褫之也貞為晝三居下卦之終終朝之象自三至上歷三爻三褫之象也或曰初六上九不能无訟明矣而爻不言訟何也曰以訟之本末起義也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

一說本爻終訟者也鞶帶以約束對訟者之身也或錫之本爻施于六三也三褫之六三本從上間

于二陽有貞固之意故不服約束也本文以終訟而受人之屈服亦不足敬矣況六三猶不服乎鞶帶説本太玄周首次四測曰帶其鉤鞶自約束也正與此文義同

右明象占

趙氏曰初六六三陰居陽位非健而欲訟者也九二九四陽居陰位雖訟而不勝者也唯九五剛中正故為聽訟之吉上九剛過健極故有終訟之戒

案此卦與諸卦異蓋訟之于應以其梗應也訟之于所應有應則訟伸无應則訟屈初四三上有應故或言訟或不克訟則以理直事明而无所爭辨也唯二與五无應而五為聽訟之主則不以應起義九二訟之不應則不克而逋矣或曰訟之于所應而又云九五聽訟之主何也五大君也所應聽訟之有司也有司必有大君以總其權焉其次則大司寇也

張敬夫曰六爻兩兩相訟者也以初六對九四剛柔不敵矣故初不能永所事而四亦復即命焉以六三對上九剛柔不敵矣故六三但食舊德而上九錫之鞶帶焉以九二對九五雖兩剛相敵然尊卑之分嚴不可犯故九二歸而逋而九五得元吉焉

案此義亦可以備一說

右明六爻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八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四

經上篇　師比

䷆ 坎下坤上

師

賛曰師衆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都聖與曰凡有衆者稱師易之所謂師則軍旅之名也

林黄中曰坤三爲衆又合坎之二隂斯爲大衆矣而坎之一陽實居下卦之中五隂之衆攝於一陽一陽在下而爲之主非行師之義乎

楊中立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内一陽在上而爲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而爲之主將帥

之象也周人五家爲比五旅爲師蓋取諸易

朱子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

案天子六師亦取師有六位之義大國三軍取象於内卦而已

石守道曰五陰而一陽取其兵出於一指麾進退

一聽於將也命出於一必勝命出二三衆罔適從必敗六五用柔軍中之事一委於將也

李子思曰坤與坎相遇陰爻衆而肅殺之氣勝故以師旅爲義凡五陰之卦皆然師特以一陽居二而以二體之象取義譬之草木黄而隕之時生非吾仁之死非吾殺之也夫然故生者不德而死者不怨　又曰兵險事也故作易者因以坤遇坎而論用師不寄之於以乾遇坎則取象之安吉也使聖人以需訟乾坎相爭之象

而著行師之義則是敵我之閒剛險相搏紛然見於爻辭而戰爭之禍無時可息非所以託訓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右明卦用

序卦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林黄中曰自訟而師下坎不動上乾變坤夫民有所不得其平而後至於訟訟而不有以正之則民有

究而無所愬有所愬而無所直疾視其上而幸其危亡其不起而為亂也未之有也故曰訟必有衆起

案説卦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屯蒙之後需訟繼之乾之遇坎而知險也需訟之後師比繼之坤之遇坎而知阻也

右明卦序

貞大人吉无咎

贊曰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游定夫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則不正其能正人乎

劉氏曰征之爲言正也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將有大正于商蓋能用衆以正天下也

李氏曰師出必有名而直常在我所謂正也

蘭惠卿曰三代未嘗有無名之師後世始有潛侵僭襲出於詭道者皆非正也

此述贊意以正爲貞

李仲永曰衆不能以制衆制衆者貞夫一者也

都氏曰陽為一陰為衆衆以一為貞陰以陽為貞

此以貞固爲義

案四德不言元者古之帝王皆爲應兵不爲戎首故不稱元也不言亨利者李子思謂懼其貪功以

困生靈故不以訓也

右明卦象

李氏曰大人主伐事者也

李仲永曰謂九二以一陽爲之主

李子思曰大人者乃長子帥師者也卦辭以大人吉爲首而爻辭以小人勿用爲終易之爲書不許託干戈以殘民槩見於此

程正叔曰吉謂必克

王景孟曰師以功成爲吉

案古者行師諸侯躬親師師然必唯有大德之人乃能至公無我然後可以正天下也自大人之訛爲丈人説者不勝異説祇見其曲也唯林黄中正之而又以爲六五夫卦爻之稱大人者皆以九未有六而稱大人者也此其疑於孔子可以王矣之言故不敢以爲九二爾殊不知此卦唯二一爻屬陽非大人而何在下而專兵者諸侯之事也能以

衆正湯武以之豈非可以王矣乎說者不論天下之理以湯武爲諱言之事謂聖人必不以訓故屈經旨以爲之說至以大人爲丈人安得熟識天下之義理而深明易道之象數者而與之言哉

王輔嗣曰興役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師以殺伐爲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咎唯以大人行之則吉而咎可无矣

右明卦占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贊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張子厚曰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凶

案爾雅曰坎律銓也郭景純曰易坎卦主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鄭氏曰北方之坎黄鍾之本也黄鍾之律起爲度量權衡故言律律者法度之所從出也

李季辨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收誓五

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誓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也故失律則凶

或曰周以同律聽其軍聲以詔吉凶林黄中曰古者斷竹爲律吹中聲以驗氣候輕重短長毫釐不差後世法令通謂之律取其輕重不差也都聖與曰有同律以聽而無紀律安能保其不敗亂乎吹同律者取象師律之義非師出以同律也

左氏傳晉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陰爲衆變兌則弱川壅爲澤坎川兌澤初六耦閉爲奇水不下流川壅之象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兌爲法敗此春秋之占法釋文王之辭者也然則九六之變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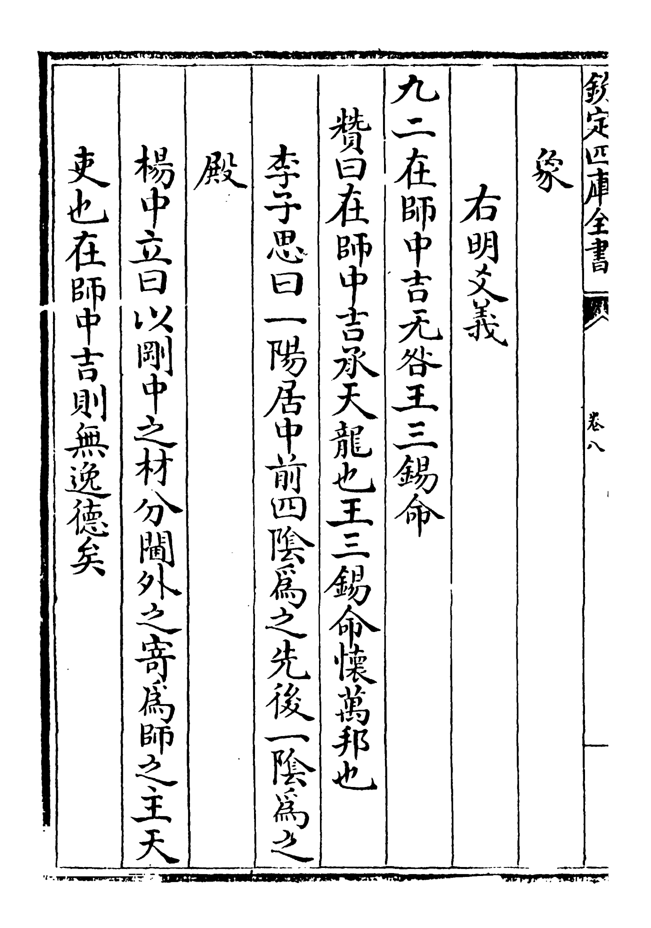
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初師之始故言出師之義行師之道

李氏曰用師者施教法於未陣之前故出以律若其失律則不勝者乃其常而勝者乃其幸雖幸亦凶之道也故易於初爻言之

林黄中曰初六後軍之象也使初而非陰師之象毀矣及其爲陰也又有失律之憂故聖人兩著其辭以明失得之未可知而憂懼之不敢忘也

案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卦皆著戒懼之



彖

右明文義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賛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

李子思曰一陽居中前四陰爲之先後一陰爲之殿

楊中立曰以剛中之材分閫外之寄爲師之主天吏也在師中吉則無逸德矣

案行師將必親之在師之中然後吉而免咎將不在中而督人以戰人誰用命哉九二在下卦之中又在五陰之中皆在師中之象也說者猥多無一能識此義者先儒言韓信背水而陳後世亦有襲其迹者然不勝蓋信在軍中後世將在外也

右明象占

林黄中曰自五至二所歷之爻三錫命也

朱子發曰錫命之至于三極數也

李子思曰錫命不一如錫以斧鉞使得專征伐之

類

趙氏曰其獲吉无咎亦唯天子有以委任寵嘉之聖人必推明六五之正應以詔後世者于以見人臣有權得衆皆其君寵任之所致也

程正叔曰衆陰所歸正應於五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在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他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多矣唯師所主專其義最大

右明爻義

六三師或輿尸凶

贊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王介父曰師之命貞夫一者也陽畫竒隂畫耦耦不一者也

李去非曰二既爲之主矣三又欲尸其事是令出不一也

程正叔曰以居二上故發此義

郭子和曰以柔居上非其材也位不中正非其任

也欲衆主師凶之道也

趙氏曰處非其位而又在險之極乘九二之剛有出位犯分之象故有輿尸之戒而於六五詳焉聖人之意亦何明哉

蔺惠卿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於先縠宣公十二年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衆主師則未嘗不敗孰謂聖人而不學軍旅之事也哉

案三在下卦之上有尸軍旅之象

朱子曰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材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張舜元曰坤爲大輿而坎爲輪其體下注輿尸奔北之象也揚子雲曰輿尸血刃皆所不爲

案前說則於六五弟子之象爲當由後一說於輿尸之義爲安葢一陽上載有輿象疊羣陰於上尸象二說並存以俟知者

右明象占

六四師左次无咎

贊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李氏曰所處重陰又在三陰之間故能安靜以有待

劉長民曰約象坤為平陸師律曰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地退師待敵者也

李子思曰坤體平陸而無險左旋其旆下依坤水之阻而止軍者也軍事出則尚右旋反則為左次

胡翼之曰師必尚右右者陰也

楊中立曰上將軍居右以右爲主也

都聖與曰陰陽之運自東徂西而易之六位自下而上故凡易之辭上右而下左左次者不前而却也韓信曰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王輔嗣曰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

右明象占

王介父曰上無承下無應不可以動之時也

朱子曰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逺矣

馮當可曰用兵之法要在觀時來勢豈可一於進而不知退一於勝而不謀敗時可矣則為九二時未可則為六四

程正叔曰可進而退乃咎也度不能進而全師以退愈於覆敗逺矣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右明文義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司馬君實曰二以剛中能任其事是以動則有功

若田而獲禽也

李仲永曰田有禽者田獵而有功謂得九二爲正

應也

案田獵以除田之害故曰田二在地之中田之象

也陽實居之有禽之象也卦唯九二一陽而爻居

君位與之正應故其象如此

林慎徽曰易于取之小者以弋爲象取之大者以

田爲象取之尤大者以狩爲象

右明象

郭子和曰自古帝王興兵動衆蓋未有無名之師也田之有禽害稼也故獵取之蠻夷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帥之事故鳴條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

案禹之征苗啟之伐有扈仲康征羲和自虞夏以

來其伐有罪必執言如此不但鳴條以後也爻畫

耦開口之象故爲執言以上伐下帥師得人故利

贊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都聖輿曰將兵者將之職將將者君之職也九二

正應而有剛中之材長子帥師者也六三非應柔

不中而乘九二之上任之不一弟子輿尸者也九

畫奇其數一長子也六畫耦數有不一之義

李子思曰六五寬柔之主疑於無斷故言弟子輿

尸以戒之雖正亦凶權不可分也

案九二衆陰之長故曰長子六三以位序言之次

九二弟子也在下卦之上分九二之權者也

右明占

程正叔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

馮當可曰易言用兵必於陰爻得非以肅殺之氣

乎

王輔嗣曰陰不先倡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

直故曰有禽也物先犯也故可以執言而無咎柔

非軍帥故不躬行

桊獸害田故田之物犯已故伐之此義得矣

右明爻義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贊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蘭惠卿曰居師之終舍爵策勲飲至論功之時也

張舜元曰君命有功者賞之於祖廟功之大者開

國而有民社次者承家而有世禄爲民立君長也以小人爲之君長禍莫大焉謂之大君者别於諸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萬世之通法也

朱子曰坤爲土開國承家之象

毛伯玉曰三代以上專以邑國賞功非若後世之有散官勳賜也又曰其始也能以衆正則其終也可以有功寧不求功而不可使小人有功也聖人之戒深矣

李季辯曰行師之始小人斷不可用有功而不賞非報功之意賞之則亂邦文王卦辭專言大人吉至此又有小人之戒此義微矣

案先儒言韓彭不當封不知王者用兵命將之始如此輩皆不用用之有功安得不賞此義先儒所畧

李氏曰武王卒伐之後大封諸臣之有功者賚之詩是也其序曰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則小人勿用

可知

林黄中曰方師之初一陽在下而爲之帥五陰莫不順聽者行師之義也及論功行賞而復聽九二之節制則无君矣故必大君有命而後可以正其功

彖此上也大君則以五言之蓋論師之終不拘爻義也夫以卦言之則九二一陽爲五陰之主帥師者也以爻言之則五君也君能制命爲義不容九

二之專權於下也故在九二則言王三錫命在上六則言大君有命蓋師則當聽命於大帥而師之進退予奪則又當聽命於大君六五柔順故易每以是垂訓也古者王朝命將以卿或用諸侯或大夫故執言伐罪易其君長就以命之賞有功也故非有德者勿命以將是之謂小人勿用或謂小人帥師有功而乃勿用之開國承家也不知金帛蓋後世之賞古无是也爻比六五則大君有命之象

也坤為土則有國家之象也三為應有弟子輿尸之象故曰小人勿用也以位言之則為弟子以德言之則為小人本爻隂柔不斷故以戒之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易惟師一卦統紀始終節次甚嚴初師之始故紀其出上師之終故紀其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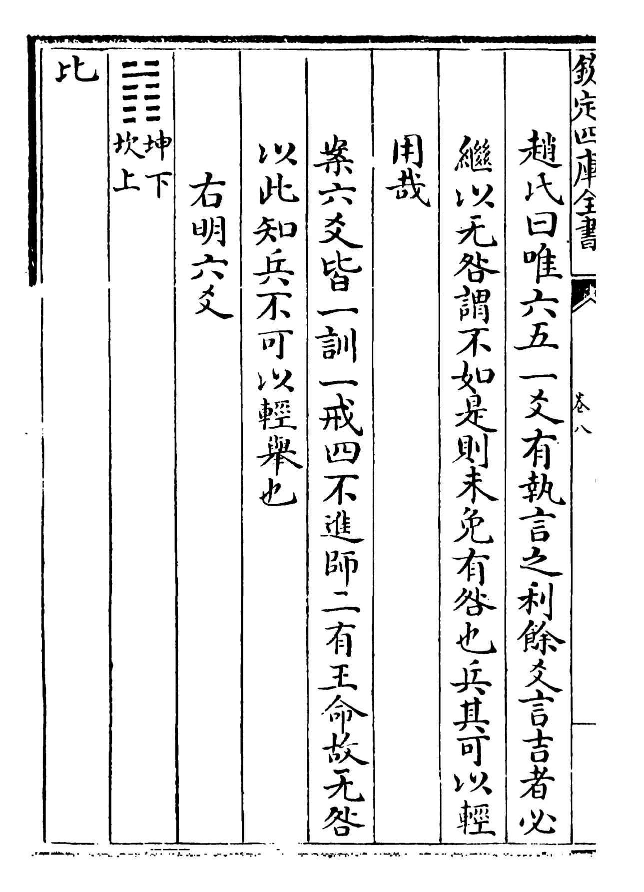
程正叔曰此專言師終之事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

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右明爻義

李子思曰師卦六爻而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之事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況所論王者之師非後世權謀之書之比也

張知常曰師嚴於節制等級初失律三五輿尸則凶四左次則无咎



趙氏曰唯六五一爻有執言之利餘爻言吉者必繼以无咎謂不如是則未免有咎也兵其可以輕用哉

案六爻皆一訓一戒四不進師二有王命故无咎以此知兵不可以輕舉也

右明六爻

䷇坤下坎上

比

贊曰比輔也

朱子曰九五以陽剛居上而得其中正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

又曰水比于地不容有間

石守道曰水不可離地而行是水與地相親比也

蘭惠卿曰地處下而水性潤下天地之間相親比者无過于此

王介父曰水附于地未必聚也鍾之以澤然後聚

此比之所以異于萃也

此以二體言之

程可久曰九五以剛邁衆君以武得天下之象

王輔嗣曰五陰而一陽爲之主

此以九五一爻言也卦繼師則程說亦通

雜卦曰比樂師憂

李子思曰師比反對師之所以爲憂者聚而從事于五兵也比之所以爲樂者聚而歸附于明主也

右明卦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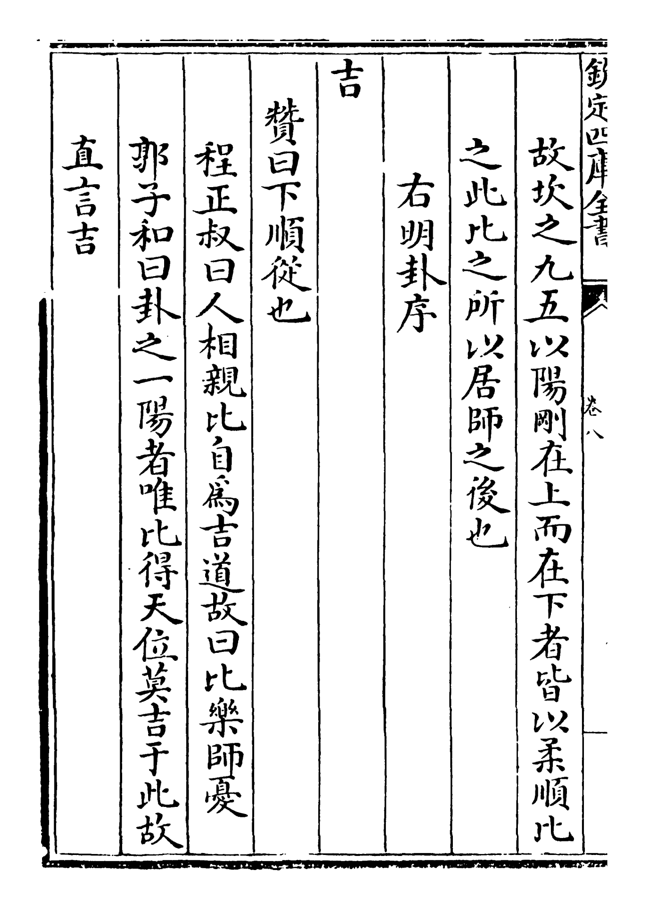
象賛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右明卦用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正叔曰人之類必相親附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李子思曰當行師之際五以柔居尊位而二以陽剛居將帥之任及師平之後則當正其上下之分



故坎之九五以陽剛在上而在下者皆以柔順比之此比之所以居師之後也

右明卦序

吉

贊曰下順從也

程正叔曰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曰比樂師憂

郭子和曰卦之一陽者唯比得天位莫吉于此故直言吉

案卦之彖多言四德所謂繼之者善也獨此卦不言德而直言吉占此特例也易以五定大君之位諸爻則臣民也陽剛君德也隂柔臣民也六十四卦君當其君臣民當其臣民未有如此者也故直以吉言之且夫乾坤父母也乾之遇坎則多險阻艱難之意而坤之遇坎則无復有之何也陽之權欲尊而坤順從之乾剛强而不爲下故也

朱子發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强父子夫婦朋友未

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

此言上比下

李季辨曰天下之衆不能相一也奉一人而戴之俛首聽命于其下將以求一日之安也故曰比吉

趙氏曰易之六爻貴于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必應者唯比之諸爻不論其應否而專以比五爲吉

此言下比上

程正叔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上撫懷其下下親附于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苟不相求則睽而凶矣

此言上下相比

楊中立曰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之所以吉也衆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則凶可知矣

此言下自相比

㝀理當歸一是四說者不亦異乎曰皆是也合而觀之則吉可知矣

原筮元永貞无咎

贊曰以剛中也

李氏曰元者猶一人元良之謂也永貞者猶一正君之謂也有元德而能永正于天下者比之主也

九五剛得中而爲顯比之主所謂元永貞者也

比指比于上而言也元永貞唯此一說其餘支離皆不足据

耿晞道曰道足乎已而爲人所比者歸斯受之而已矣无擇焉可也道不足而比乎人則必擇其所比焉是故原筮原筮者不遽以初筮爲信也

都聖輿曰原筮云者審擇而慎求之也與蒙之初筮異矣蓋欲其致一則曰初而欲其致慎則曰原陰性善疑思有以決之羣陰俱從故有原筮之象

張舜元曰坤坎有原田之象

林黄中曰蒙之初初筮告再三瀆明筮貴初而惡瀆也今筮謂之原因將瀆之也輿曰夫言各有當也書卜不習吉初筮之謂也又云一習吉原筮之謂也

毛伯玉曰師之後次之以比比葢名分未定之日也一時之人以去就不明而失身亡國者多矣雖湯武之興亦然後服者固凶矣不審者能无悔乎故曰原筮馮當可畧同

程可久曰筮所以順天也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動乎蓍龜是也

案原以重卦爲彖上卦二陰既筮所比而吉下卦三陰又筮而後比五故曰原筮再筮以爲審知其有元永貞之德然後比之乃免咎也苟一筮而遂决後有悔焉其能免咎乎

劉氏曰當比之時臣民擇主必得剛中而元永貞者比之故免于咎

李子思曰審決而出依陽明之主則災咎何從至
又曰易以陰畫之耦主小人之道陽畫之竒主
君子之道一陽之竒正位乎五凡天下之麗于耦
數者皆不逃其所攝此以君子之道統攝萬有者
也萃之九五曰元永貞悔亡亦此類也
案萃與比下體坤地則同而上體水澤之象亦不
相遠萃唯九四一爻有分權之勢故元永貞于五
言之若比下无分其權者故言之于彖義各有在

也比既吉矣又曰无咎何也吉以比者而言无咎以比之者言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贊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李去非曰人之比者阻于坎險故不寧

楊中立曰陰无正應不寧之象也而順從于五方來之象也

李仲永曰夫謂五後謂上也

鄭氏曰居五之上後其君者也

案六位先後有二義以衡觀之則外在前内在後也以竪觀之則在下者乃其所歸往而謂之先在上者乃其歸之緩而後之者也五君也而謂之夫以其陽爻有夫道也

耿晞道曰已得所比則寧而无求未得所比則求而不寧者物之情也

張敬夫曰陽明所在不可不依衆人所往不可獨

背方衆陰比乎九五而上六獨在外有背而去之之象

毛伯玉曰凡居五之外者類有自外之意其位然也　又曰爻之分爲六彼我之詞也自五陰言之則去就不可輕也雖原筮不爲无斷自九五言之則不寧者並來而後服者凶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也

王輔嗣曰比復好先

程可久曰不寧方來者厭亂之民將比于君也後夫凶者上六僭亂之人不相比也

胡翼之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獨防風恃强而後至爲禹所戮此後夫凶之驗也

案兵戈甫定民歸其主之時有一剛明之君作于上天下皆不自安而歸之恐後不是之歸而遲疑不決自罹其咎凶之道也然先比之則欲其原筮後比之則又凶求比者亦不可不審也

右明卦象占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賛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程可久曰當比之初未有所傳而六二上孚于君初比之故得无咎

郭立之曰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也有應而比之易二是也遠而非應者比之難初是也柔弱不能自達有待于人者也

司馬君實曰初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以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咎之道也

傳曰定其交而後求比之謂也

都聖與曰无上下之交而求比于人宜莫之與也

案二應九五有孚于君者惟本爻比之可以因二而達于君矣故无咎

右明有孚比之无咎

馮當可曰卦分內外六二之比已爲自內初又在

二内則由衷之誠發于其心猶酒醴盈于缶中非
外也雖无正應五必應之正應者非它也非正應
爲有它
都聖與曰缶以土爲之坤之體也
或曰坎之六四用缶何也曰水由地中行凡坎之
陰爻則坤也
藺惠卿曰易之言有孚者二十又一有言信其如
此者有言有孚誠者五非初之正應故謂之終來

有它吉言自外來也

程可久曰終來有它吉者非本爻之時吉在後也

即斯二說可以知占矣

案初陽實六陰虛虛者缶也實者盈也

右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楊中立曰比之初原筮之時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故比以忠信爲主比而无孚小人之比也能无咎乎古語忠信爲周有孚比之孚之在

人者也有孚盈缶孚之在已者也

劉氏曰比必以信不以信則比而不周矣

李季辨曰有比乎人者有爲人所比者然皆以信爲主當比之初故兼舉其義

耿睎道曰有孚比之言比乎人者也終來有它言爲人所比也比之六爻皆以比五爲善故爻義如此比于有孚之人僅可免咎比非其人則咎矣終來有它以孚之盈缶故吉

右明爻義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賛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趙氏曰自內以比于五非五之求比也

李子思曰比之世陰皆求陽而非陽求陰故二之比五自內而之外出而應乎上者也　又曰比之世衆陰莫不求比于陽而二爲正蓋正應故也故初謂之有它而四謂之外比

郭子和曰九五比之主六二正應率天下以比五自內之外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而有不有躬之象者蓋蒙與比異道而二與三異位義不同也

此說近之初比二以達于五故二自內比初以比五也比之與初六六四比之同義初二兩爻皆以相比應五爲象者比道貴先二爲正應皆比道之善有事君以人引類之義衆說支離皆

不足據

右明象

王景孟曰小人比而不周所惡于比者爲其不正也如比而得其正則无惡于比矣五比之主二其應也陰陽各當其位所謂正也夫上下相比以正所以吉也

蔺惠卿曰二五中正相應道合志從非枉道苟合者也

案陽以上復為貞陰以安下為貞況得中而位當
又為正應也

右明占

六三比之匪人

贊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蘭惠卿曰不中不正下之六二上之六四遠之上
六本爻所與比者皆小人之黨也

朱子發曰與否之匪人同義

都聖與曰天下之理隂宜比陽故小必比大柔必比剛悔必比明得所比則日益反是則日損焉

李子思曰阿黨為比小人比而不周三乃阿比之比而非比輔之比也

劉氏曰承乘與應皆隂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鄰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寮皆當戒匪人之傷焉

程正叔曰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以隂柔之資居不中正之位又无其應是自

棄于不善者也使所比之賢猶可夾輔正救以爲善今介于二陰之間所比又非其人上有剛明之君无階而親比之其困而无與爲善者與蒙之六四同義

右明象占

六四外比之貞吉

贊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李氏曰內舍于初而外比于五

都聖與曰二與四皆比五者也二自内卦之外四自外卦之外此文辭之所以殊

程可久曰上承于君得其所比故貞吉

王介父曰四宜應内者也内无可比而比乎外亦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也剛柔正而位當故貞

趙氏曰外有可比則爲貞吉不必應于内而後爲正也以柔德居陰位以臣比君皆正也一陽爲主位乎天位不論正應

右明象占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賛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林愼微曰陽爲明故稱顯

都聖與曰德與位稱衆陰比之顯比之象合上說觀之義斯見矣

都又曰衆爻趣之于下上六背之于上來者不距

往者不追王用三驅失前禽之象

王介父曰上六在前禽之象也

朱子發曰卦爻内爲後外爲前三面驅之闕其一面逆而背我則舍之順而嚮我則取之

案二至五歷三位三驅之象上在外陰闕不合圍之象本爻王之象也前禽上六之象也

李仲永曰六二正應邑人也得位得中不待期約而自孚也故曰不誡

朱子曰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距往者不追雖私屬亦喻上意凡此者皆吉之道

案迎來者逆背去者順來者不知已欲殺之而不避去者知而逃之者也不知者舍之閔其適相值也知者取之以其无所逃焉命也此成湯祝網與孔子弋不射宿之意若夫邑人則喻王者之心熟矣故不待告誡也

右明象占

程可久曰易以田喻用武此卦師之反也故九五喻王者之田

趙氏曰此卦九五曰失前禽恐其過于剛也大有六五曰威如吉恐其過于柔也聖人以中道詔天下萬世如此

右明爻義

上六比之无首凶

贊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案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也以全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也乾姤艮賁既未濟之象可見矣上爲一卦之首衆陰歸于一陽一陽獨尊宜在上也而乃居五上反爲陰故曰无首與後夫之取義不同

張舜文曰主乎一則專分乎二則惑伍必有長卒必有正居必有屬行必有隨未有師而无帥者也兩國有胥命而王道闕矣衆國有同盟而霸業衰

矣比之无首其何以相統治乎

李氏曰雜卦言比樂三傷而上凶者蓋三之所比者非其人而上則失其所當比也

右明象占

程可久曰卦言其材則夫當順從而不可後爻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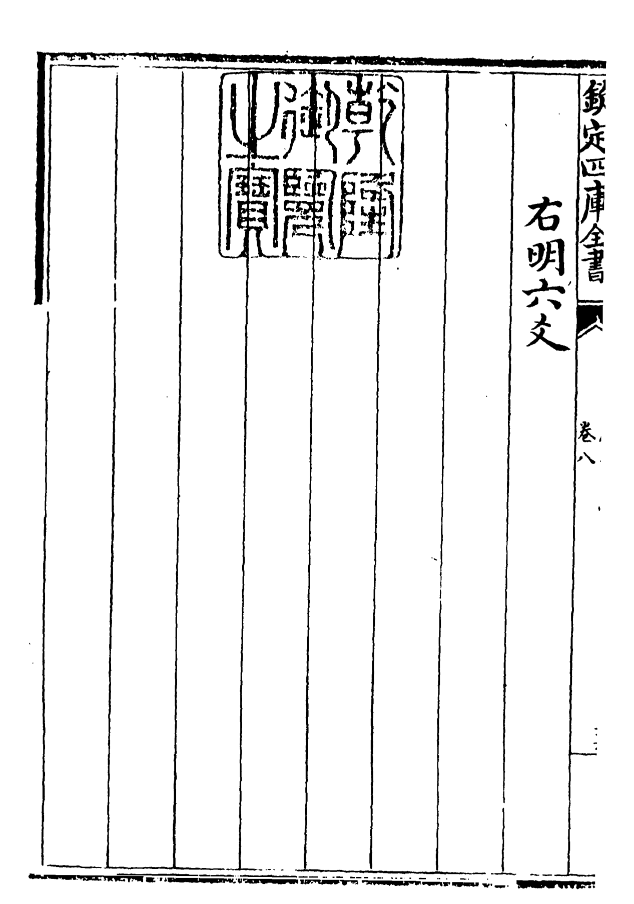
蘭惠卿曰乾之六龍沈潛剛克无首則吉比之上六以陰居外无首則凶

右明爻義

趙氏曰易中六爻貴于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必應者焉唯此卦之諸爻則不論其應之正否而專以比于五爲吉

劉氏曰二應五四上近之故皆言上下之比初與三止言敵者之比

案五陰唯三上爲凶三欲比陽而不能上本比陽而自後也



右明六文